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後魏文卷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孝武帝

帝諱脩、字孝則、廣平王懷第三子、永安三年封平陽王、中興二年三月即位、改元太昌、其年十二月改元永興、尋改爲永熙、在位三年、西遷長安、爲宇文泰所弒、謚曰孝武皇帝、

即位改元詔 太昌元年四月

否泰相沿、廢興互有、玄天無所隱精、靈弗能諭、大魏統乾、德漸區宇、牢籠九服、旁礴三光、而上天降禍、運踵多難、禮樂崩淪、憲章漂沒、赫赫宗周、翦爲戎寇、肅肅清廟、將成茂草、胡羯乘機、肆其昏虐、殺君害王、刳剔海內、競其吞噬之意、不識醉飽之心、自書契已來、未有若斯者已、大丞相渤海王忠存本朝、精貫白日、爰舉義旗、志雪國恥、故廣阿之軍、貔虎奮氣、鄴下之師、金湯失險、近者四胡相

華、實繁有徒、驅天下之兵、盡華戎之銳、桴鼓暫交、一朝蕩滅、元兇授首、大憝斯擒、揚旆濟河、埽清伊洛、士民安堵、不失舊章、社稷危而復安、洪基毀而還構、朕以託體宸極、猥當樂推、祇據寶圖、承茲大業、得以眇身託于王公之上、若涉淵水、罔識攸濟、思與兆民同茲嘉慶、可大赦天下、改中興二年爲太昌元年。魏書出帝紀

賑贍孤老疾病詔

無侮惸獨、事炳前經、惠此鰥寡、聲留往冊、朕以薄德、作民父母、乃眷元元、寤言增歎、今肇運惟新、哀矜伊始、如有孤老疾病無所依歸者、有司明加隱括、依格賑贍。魏書出帝紀

議定條格詔

理有一準、則民無覬覦、法若二門、則吏多威福、前主爲律、後主爲令、歷世永久、實用滋章、非所以準的庶品、隄防萬物、可令執事之官四品以上、集于都省、取諸條格、議定一途、其不可施用者、當局

停止新定之格勿與舊制相連務在約通無致冗濫魏書出帝紀

埋瘞露屍詔

頃西土年饑百姓流徙或身倚溝渠或命懸道路皆見棄草土取厭鳥鳶言念于此有警夜寐掩骼之禮誠所庶幾行墐之義實亦可勉其諸有露屍令所在埋瘞可宣告天下魏書出帝紀

汎級詔 太昌元年六月

內外百司普汎六級在京百寮加中興四級義師將士並加軍汎六級在鄴百官三級河北同義之州兩級河橋建義者加五級關西二級諸受建明普泰封爵汎級優特之階悉追魏書出帝紀

租調詔 太昌元年六月

聞者凶權誕恣法令變常遂立夷貊輕賦冀收天下之意隨臣甚斂之重終納十倍之征掩目補雀何能過此朕屬念蒸黎無忘寢食加田桑始事生業未滋若頓依常格或不周展今歲租調且兩

收一時，來年復舊。魏書出帝紀

汎階詔 太昌元年七月乙未

頃永安馭運，載育皇儲，遂錫汎階，以申國慶。近經普泰，便爾中追。今罪人既殄，舊章斯復，宜遵往旨，用卒前恩。皇子汎二級，悉可還授。文穆廟汎，故宜停寢。若已受者，依例追之。魏書出帝紀

報高歡請遷都鄴詔 太昌元年七月壬寅

高祖定鼎河洛，為永永之基，經營制度，至世宗乃畢。王既功在社稷，宜遵太和舊事。北齊書神武紀下：初，神武自京師將北，以為洛陽久經喪亂，不如都鄴，請遷都，魏帝曰云云。神武奉詔。又見北史六

定大成樂名詔 永熙二年春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以成為號，良無閒然。又六代之舞者，以大為名，今可準古為大成也。凡音樂以舞為主，故干戈羽籥，禮亦無別，但依舊為文舞武舞而已。餘如議。魏書樂志：長孫稚、祖瑩表上新樂，瑩復議樂名為嘉

成孝武詔又見通典一百四十二

參佐詔 永熙二年四月

諸參佐自三府已下爰及外州皆不得復加常侍及兼兩員雖已授者亦悉追之 魏書出帝紀

申幽枉詔 永熙二年五月庚寅

諸幽枉未申事經一周已上悉集華林將親覽察脫事已經年有司不列者聽其人各自陳訴若事連州郡由緣淹歲者亦仰尚書總集已聞 魏書出帝紀

大夫員外不帶領詔 永熙二年五月乙巳

大夫之職位秩貴顯員外之官亦爲匪賤而下及胥吏帶領非一高卑渾雜有損彝章自今已後京官樂爲稱事小職者直加散號將軍願罷卑官者聽爲大夫及員外之職不宜仍前散實參領其中旨特加者不在此例 魏書出帝紀

報宇文泰詔 永熙三年

賀拔岳既殞，士衆未有所歸，卿可為大都督，即相統領。知欲漸就東下，良不可言。今亦徵侯莫陳悅士馬入京，若其不來，朕當親自致罰。宜體此意，不過淹留。周書文帝紀上

南征詔 永熙三年五月辛卯

大魏得一居宸，乘六馭宇，茲風雲之所會，宅日月之所中。自北而南，東征西怨，后來其蘇，無思不服。而句吳負險，久遺度外。世祖太武皇帝握金鏡已照耀，擊玉鼓已鏗鏘，神武之所牢籠，威風之所轉轢，莫不雲徹務卷，瓦解冰消。長江已北，盡為魏土。頭天步中圮，函綱時屯，凶豎因機，互窺上國，疆埸侵噬，州郡淪胥。乃眷東顧，無忘寢食。自非五牛警旆，七萃案部，何已復文武之舊業，拯塗炭于遺黎。朕將親總六軍，徑臨彭汴，一勞永逸，庶保無疆。內外百寮，便可嚴備，出頓之期，更聽後敕。魏書出帝紀

密詔高歡 永熙三年六月丁巳

宇文黑獺自平破秦隴多求非分脫有變詐事資經略但表啟未全背戾進討事涉怨忽遂召羣臣議其可否僉言假稱南伐內外戒嚴一則防黑獺不虞二則可威吳楚 北齊書神武紀下

詔高歡

曾與乾邕私有盟約今復反覆兩端 北齊書高乾傳

科贈陣亡將士詔 永熙三年六月丙子

頃年已來天步時阻干戈不戢荆棘斯生或徇節感恩奮不顧命或臨戎對敵壯難如歸身首橫分骸骨不斂勳誠靡錄榮贈莫加寤寐矜之良有嗟悼可普告內外所在言列若無親近聽故友陳之尚書檢實隨狀科贈庶慰冤魂少申惻隱 魏書出帝紀

又敕高歡

王若厭伏人情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州

之粟追齊州之軍令蔡儁受代使郞珍出徐州戈散馬各事家業脫須糧廪別遣轉輸則魏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終不舉足渡河以干戈相指王若馬首南向問鼎輕重朕雖無武欲止不能必爲社稷宗廟出萬死之策決在于王非朕能定爲山止簣相爲惜之北齊書神武紀下

文帝

帝諱寶炬孝文帝之孫京兆王愉之子歷安南將軍大鴻臚卿永安末封南陽王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太昌初遷太尉永熙中進太宰以三年閏十二月卽位是爲西魏改元大統在位十七年謚曰文皇帝

進封寇洛詔大統初

往者侯莫陳悅遠同逆賊潛害故淸水公岳志在兼幷當時造次物情驚駭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前涇州刺史大都督臨

邑縣開國公寇洛、忠款自心、勳誠早立、遂能糺合義軍、以待大丞相見危授命、惟賢而奉、此而不賞、何以勸勵將來、可加開府進爵京兆郡公、封洛母宋氏爲襄城郡君、周書寇洛傳

獨孤信歸國下詔 大統三年

如願荆襄之役、實展功效、既屬强寇力屈、道窮歸賊、不可還朝、於絕、適事求宜、未足稱過、違難向吳、誠貫夷險、義全終始、良可嘉歎、復情存謙退、款心謝責、盍容議及恩降、止云免咎、斯則事失權宜、理乖通變、可轉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其使持節儀同三司浮陽郡公悉如故、周書獨孤信傳 信本名如願

答周惠達手詔 大統四年

西顧無憂、唯公是屬、膚寇之重、深所寄懷、周書周惠達傳

詔盧恭祖 大統九年

經師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令卿爲師、周書盧誕傳

報宇文泰大統九年

公膺期作宰、義高匡合、仗鉞專征、謀無遺算、朕所以垂拱九載、實資元輔之力、俾九服寧謐、誠賴翊贊之功、今大寇未殄、而以諸將失律、便欲自貶、深虧體國之誠、宜抑此謙光、恤予一人、周書文帝紀下太祖以邙山之戰諸將失律上表請自貶魏帝報

恭帝

帝諱廓、文帝第四子、大統十四年封齊王、以廢帝三年四月卽位、北史作正月通鑑考異引三國典略作三月今從周書在位三年、禪于周、封宋公、

下拓跋儉詔二年

吳人未獲、須助謀謨、今使梁王兵馬受公節度、庾信拓跋儉碑

制六樂歌舞詔三年正月

六樂尙矣、其聲歌之節、舞蹈之容、寂寥已絕、不可得而詳也、但方行古人之事、可不本于茲乎、自宜依準、制其歌舞、祀五帝日月星

辰〈隋書禮樂志中恭帝元年平荆州大獲梁氏樂器以屬有司及建六官乃詔〉

禪位詔 三年十二月庚子

予聞皇天之命不于常惟歸于德故堯授舜舜授禹時其宜也天厭我魏邦垂變以告惟爾罔弗知予雖不明敢弗龔天命格有德哉今踵唐虞舊典禪位于周庸布告遐邇焉〈周書孝閔帝紀〉

禪位册書

咨爾周公帝王之位弗有常有德者受命時乃天道予式時庸荒求于唐虞之彝踵曰我魏德之終舊矣我邦小大罔弗知今其可久怫于天道而不歸有德歟時用詢謀僉曰公昭考文公格勳德于天地丕濟生民洎公躬又宣重光故玄象徵見于上謳訟奔走于下天之厤數用實在焉予安敢弗若是以欽祗聖典遜位于公公其享兹大命保有萬國可不慎歟〈周書孝閔帝紀〉

孝靜帝

帝諱善見清河王亶之世子永熙三年孝武西遷以其年十月即位是為東魏改元四天平元象興和武定在位十七年禪于齊封中山王明年遇弑謚曰孝靜皇帝

遷鄴詔 天平元年十月

安安能遷自古之明典所居靡定往昔之成規是以殷遷八城周卜三地吉凶有數隆替無恆事由于變通理出于不得已故也高祖孝文皇帝式觀乾象俯協人謀發自武州來幸嵩縣魏雖舊國其命維新及正光之季國步孔棘喪亂不已寇賊交侵俾我生民無所措手今遠遵古式深驗時事考龜襲吉遷宅漳滏庶克隆洪基再昌寶曆主者明為條格及時發遣 魏書孝靜紀

追旌羊敦蘇淑詔

昔五袴興謠兩岐致詠皆由仁覃千里化洽一邦故廣平太守羊敦故中山太守蘇淑並器業和隱幹用貞濟善政聞國清譽在民

方務良才，遂登高秩，先後凋亡，朝野傷悼，追旌清德，蓋惟舊章，可各賞帛百匹，穀五百斛，班下鄰國，咸使聞知。魏書良吏羊敦傳

贈高湛詔 元象元年正月

故持節都督南荊州諸軍事假鎮軍將軍揚烈將軍員外羽林監行南荊州諸軍事南荊州刺史當州大都督高子澄，識用開敏，氣幹英發，擁攝蕃翰，誠效克宣，臨難殉軀，奄從非命，言念遺績，有悼于懷，宜申追寵，式光往烈，可贈假節督齊州諸軍事輔國將軍齊州刺史。高湛墓誌拓本

禁斷城中新立寺詔 元象元年秋

梵境幽玄，義歸清曠，伽藍淨土，理絕囂塵，前朝城內，先有禁斷，自聿來遷鄴，率由舊章，而百辟士民，屆都之始，城外新城，並皆給宅，舊城中暫時普借，更擬後須，非為永久，如聞諸人，多以二處得地，或捨舊城所借之宅，擅立為寺，知非己有，假此一名，終恐因習滋

甚有虧違式宜付有司精加隱括且城中舊寺及宅竝有定帳其新立之徒悉從毀廢魏書釋老志

普禁天下造寺詔 元象元年冬

天下牧守令長悉不聽造寺若有違者不問財之所出并計所營功庸以枉法論魏書釋老志

詔高澄 武定五年八月戊辰

既朝野攸憑安危所繫不得令遂本懷須有權奪可復前大將軍餘如故北齊書文襄紀

常景去官詔 武定六年

几杖為禮安車致養敬齒尊賢其來尚矣景執業該通文史淵洽歷事三京年彌五紀朝章言歸祿俸無餘家徒壁立宜從哀恤以旌元老可特給右光祿事力終其身魏書常景傳景以老疾去官詔

詔答杜弼

李君遊神冥窅獨濬恍惚玄同造化宗極羣有從中被外周應可以技成自己及物運行可以資用啓家匡國義屬斯文卿才思優洽業尚通遠息棲儒門馳騁玄肆既啓專家之學且暢釋老之言戶列門張途通經達理事兼申能用俱表彼賢所未悟遺老所未聞旨極精微言窮淡妙朕有味二經倦于舊說歷覽新注所得已多嘉尚之來良非一緒已敕殺青編藏之延閣北齊書杜弼傳弼注老子道德經二卷表上之詔答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十三終

全後魏文卷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文成文明馮后

后、長樂信都人、文成卽位、選爲貴人、太安二年、立爲皇后、獻文卽位、尊爲皇太后、臨朝聽政、后幸李奕事露、獻文暴崩、孝文卽位、尊爲太皇太后、復臨朝臨政、太和十四年崩、謚曰文明太皇太后、有皇誥十八篇、勸戒歌三百餘章、

答高閭令

六軍電發、有若摧朽、何慮四難也、魏書高閭傳、太和三年、出師討淮北、閭表請速返、施文明太后令

答元丕令

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君則亡逸于上、臣則履冰于下、若能如此、太平豈難致乎、魏書宗室元丕傳、太后親造勸戒歌辭、以賜羣官、丕上疏贊謝、太后令

答程駿表上慶國頌令 太和五年

省詩表聞之歌頌宗祖之功德可爾當世之言何其過也所箴下章戢之不忘 魏書程駿傳

答程駿表上得一頌令

省表并頌十篇聞之鑒戒既備且用欽歎養老乞言其斯之謂 魏書程駿傳

王叡子襲承襲令

都曹尚書寔百寮之首民所具瞻襲年少智思未周其都曹尚書令可權記使閑習政事後用不晚 魏書恩倖王叡傳叡薨高祖詔襲代領都曹爲尚書令依典承襲

文明太后令

爲咸陽王禧選師傅令 太和元年

自非生知皆由學誨皇子皇孫訓教不立溫故求新蓋有闕矣可于閑靜之所別置學館選忠信博聞之士爲之師傅以匠成之 魏書

咸陽王禧傳

定樂章令 太和十一年春

先王作樂，所以和風改俗，非雅曲正聲，不宜庭奏，可集新舊樂章，參探音律，除去新聲不典之曲，裨增鍾縣鏗鏘之韻。魏書樂志

罪汝陰南安二王令 太和十三年六月

汝陰王天賜、南安王楨，不順法度，黷貨聚斂，依犯論坐，將至不測。卿等為當存親以毀令，為欲滅親以明法。魏書南安王楨傳 文明太后高祖並臨皇信堂引見王公太后令

報薛虎子令

俸制已行，不可以小有不平，便廢通式。魏書薛野豬附傳 虎子為徐州上疏，請寬省徵調，文明太皇太后令

宣武靈胡后

后，安定臨涇人，司徒國珍女，宣武召為承華世婦，誕孝明，進為

充華嬪、孝明即位、尊爲皇太妃、尋尊爲皇太后臨朝、正光元年爲元叉劉騰等奏廢、幽于北宮禁中、孝昌元年四月復臨朝、武泰元年孝明崩、詐以皇女爲皇子即位、數日更立臨洮王子釗、其年四月尒朱榮舉兵、與幼主俱沈于河、孝武即位、追謚曰靈皇后、

樹碑旌美任城國孟太妃令

鴻功盛美、實宜垂之永年、魏書列女傳、太妃孟氏任城王澄之母、澄爲揚州、率衆出討于後、賊帥姜慶眞陰襲陷羅城、孟乃勒兵登陴、賊不能克、澄以狀表聞、屬世宗崩事寢、靈太后後令

車不更造令　熙平元年六月

羣官以後議析中者、便可如奏、魏書禮志四

諮訪五時朝服令　熙平元年九月

太傅博學洽通、多識前載、既綜朝儀、弼丞其事、便可諮訪以決所疑、魏書禮志四、崔光表定五時朝服靈太后令

原于忠令

直繩所糺、實允朝憲、但忠事經肆宥、又蒙特原、無宜進罪、徐如奏、魏書于栗磾附傳

報田益宗令

卿誠著二朝、勳光南服、作藩萬里、列土承家、前朝往恩、酬敘不淺、兼子弟苻榮、中表被澤、相口輕重、卿所知悉、先帝召卿勞舊、州小祿薄、故遷牧華壤、爰登顯級、于時番兵交換、不生猜疑、而卿息魯賢等無事外叛、忠孝俱乖、猶爲戎首、召卿誠重、不復相討、今以誠征南榮召金紫、朝廷處遇、又甚于先、且卿年老、方就閑養、焉得召本州爲念、僉賢來否、豈待自往也、但遣慰納、足相昭亮、若審遣信、當更敕聞、別敕東豫、聽卿喻曉魯賢、魏書田益宗傳熙平初益宗又表乞東豫以招二子盡太后令

禁私度僧令 熙平二年春

年常度僧依限大州應百人者州郡于前十日解送三百人其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州統維那與官及精練簡取充數若無精行不得濫採若取非人刺史爲首以違旨論太守縣令綱寮節級連坐統及維那移五百里外異州爲僧自今奴婢悉不聽出家諸王及親貴亦不得輒啟請有犯者以違旨論其僧尼輒度他人奴婢者亦移五百里外爲僧僧尼多養親識及他人奴婢子年大私度爲弟子自今斷之有犯還俗被養者歸本等寺主聽容一人出寺五百里二人千里私度之僧皆由三長罪不及己容多隱濫自今有一人私度皆以違旨論鄰長爲首里黨各相降一等縣滿十五人郡滿三十人州鎮滿三十人免官寮吏節級連坐私度之身配當州下役老志魏書釋

議宗室頒祭令　熙平二年七月戊辰

付八座集禮官議定以聞魏書禮志二江陽王繼表言道武曾孫不得頒祭靈太后令

許江陽王繼助祭令 熙平二年七月

議親律注云、非唯當世之屬籍、歷謂先帝之五世、此乃明親親之義篤、骨肉之恩重、尚書已遠及諸孫、太傅致疑、百寮助祭、可得言狹也、祖廟未毀、曾玄不預宗堂之敬、便是宗人之昵、反外於附庸、王族之近、更疏於群辟、先朝舊儀草創未定、刑制律憲垂之不朽、攷之援據、甚允情理、可依所執、魏書禮志二又見通典五十一

報清河王懌乞議定喪禮令 熙平二年十一月

禮者為政之本、何得不同、如此可依表定議、魏書禮志四

諭劉景暉令 熙平中

景暉既經恩宥、何得議加橫罪、可謫略陽民、餘如奏、魏書刑罰志張延儁上言月光童子劉景暉妖言惑衆赦後未宜死坐崔纂曰為不合死坐靈太后令

判侯剛掠殺試射羽林事令

廷尉執處侯剛于法、如猛、剛既意在為公、未宜便依所執、但輕勦

民命、理無全捨、可削封三百戶、解尚書衣與御。魏書恩倖侯剛傳

答于忠令 神龜元年三月

于忠表如此、既誠勤宜錄、又無子可矜、臨危所祈、不容致奪、可特聽如請、已彰殊效。魏書于栗磾附傳忠疾病表乞

宣令張普惠 神龜元年

朕向詔卿與羣臣對議、往復既終、皆不同卿表、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羣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後有所見、勿得難言。魏書張普惠傳普惠表議太后父不可稱太上諡者奏、後前詔太后復遣元叉賈璨宣令謂普惠

報李平表糾崔亮令

亮爲臣不忠、去留自擅、既損威稜、違我經略、雖有小捷、豈免大咎、但吾攝御有缺、使其茲惡、殺可特聽以功補過。魏書崔亮傳

報李崇令

省表具悉、體國之誠、夫饗大禮、爲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遑修

繕今四表晏寧年和歲稔當敕有司別議經始魏書李世宗傳崇表請修學校靈太后令

答楊愔魏收邢劭等令

配饗大禮爲國之本比已戎馬在郊未遑修繕今四表晏寧當敕有司別議經始北齊書邢劭傳

封于忠爲靈壽縣公詔

忠已往年天誅之際開崇邑土然酬庸理重有司執奪豈宜一謬棄其餘勳也但忠歷任禁要誠節皎然宜褒錫山河以安厥望可靈壽縣開國公邑五百戶魏書于粟磾附傳

報元脩義詔

收葬之恩事由上旨藩岳何得越職干陳魏書汝陰王天賜附傳

史嵩宗祏表陳庶人禧庶人愉等請宥前愆賜葬陵城靈太后詔

賜路邑詔

邕莅政清勤善綏民俗比經年儉郡內饑饉羣庶嗷嗷將就溝壑而邕自出家粟賑賜貧窮民以獲濟雖古之良守何以尚茲宜見霑錫以垂獎勸可賜龍廄馬一匹衣一襲被褥一具班宣州鎮咸使聞知 魏書良吏路邕傳

報崔光求補治石經詔 神龜元年夏

此乃學者之根源不朽之永格垂範將來憲章之本便可依公表 魏書崔光傳

報任城王澄詔

自今已後內外之事嘗經先朝者不得重聞 魏書任城王澄傳

又報任城王澄詔

省奏深體毗贊之情三皇異軌五代殊風一時之制何必詮改必謂虛文設旨理在可申諮何容不同來執可依往制 魏書任城王澄傳

聽任城王澄以西域馬付太僕詔

王康貞之德，有過其祖，可收付廢官成名子大哉之美。魏書任城王澄傳西域嚈噠波斯諸國各因公使並遺澄駿馬一匹澄請付太僕以充國閑詔云云

賜元叉女鄉主詔

又長女年垂弱笄，奄致夭喪，悼念兼懷，可贈鄉主。魏書元叉傳叉女夭靈太后詔

定權衡詔

謹權衡度，自昔令典，定章革麻，往代良規，匡宗室賢亮，留心既久，可令更集儒貴，以時驗決，必令權衡得中，令寸籥不失。魏書廣平王洛侯附傳第五子匡屢請更權衡不已于是詔

元匡襲封東平郡王詔

故廣平殤王洛侯體自恭宗，茂年薨殞，國除祀廢，不祀忽諸，匡親同若子，私繼歲久，宜樹維城，永茲磐石，可特襲王爵，封東平郡王。魏書廣平王洛侯附傳

禁錮元願平詔

願平志行輕疏每乖憲典可還于別館依前禁錮 魏書安定王休附傳

廢元琰詔

琰在定州惟不將中山宮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更復敘用 魏書河間王若附傳琰在定州貪惏之極及還朝靈太后詔

別封彭城王勰三子爲縣公詔

故太師彭城武宣王道隆德盛功高微管協契先朝導揚末命扶翊濟難效漢北之誠送往奉居盡爵南之節宗祀賴之以安皇基由之永固而謙光守約屢攜增邑之賞辭多受少終保初錫之封非所謂追旌報恩念勳酬德者也可以前後所封戶別封三子爲縣公食邑各一千戶庶以少慰仁魂微申朝典 魏書彭城王勰附傳

皇子踐阼大赦詔 武泰元年二月

皇家握厤受圖年將二百祖宗累聖社稷載安高祖以文思光天世宗以下武經世股肱惟良元首穆穆及大行在御重以寬仁奉

養、率由溫明恭順、朕㠯寡昧、親臨隔陰、識謝塗山、德慙文母、厲妖逆逝、興四郊多故、實望穹靈降祐、斷趾眾繁、自潘充華有孕椒宮、冀誕儲兩、而熊羆無兆、維虺遂彰、于時直㠯國步未康、假稱統胤、欲㠯底定物情、係仰宸極、何圖一旦弓劍莫追、國道中微、大行絕祀、皇曾孫故臨洮王寶暉世子釗、體自高祖、天表卓異、大行平日養愛特深、義齊若子、事符當璧、及翊日弗念、大漸彌留、乃延入青蒲、受命玉几、暨陳衣在庭、登策廟及、允膺大寶、即日踐阼、朕是用惶懼倂怩、心焉靡洎、今喪君有君、宗祏惟固、宜崇賞卿士、爰及百辟、凡厥在位、並加陟敘、內外百官文武督將征人、遭艱解府、普加軍功二階、其禁衛武官直閤㠯下直從㠯上及主帥、可軍功三階、其㠯官失爵、聽復封位、謀反大逆削除者、不在斯限、清議禁錮、亦悉蠲除、若二品㠯上、不能自受者、任授兒弟、可班宣遠邇、咸使知之、魏書孝明紀、武泰元年正月、皇女生、祕言皇子、大赦改元、二月帝崩、皇子卽位、大赦天下、皇太后詔

賜崔亮璽書

硤石既平，大勢全舉，淮堰孤危，自將奔遁，若仍敢遊魂，此當易呂立計，擒翦蟻徒，應在旦夕，將軍推轂所憑，親對其事，處分經略，宜共協齊，必令得埽盪之理，盡彼遺燼，仍隨便守禦，及分渡掠截，扼其咽喉，防塞走路，期之全獲，無令漏逸，若畏威降首者，自加蠲宥，呂仁為本任之雅，算一二往使別宣。魏書崔亮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十四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元萇

萇平文帝子高涼王孤之五世孫孝文時襲父平爵松滋侯、例降侯賜爵艾陵伯、太和中爲代尹、及遷都留鎭、除懷朔鎭都大將、宣武時爲北中郎將帶河內太守歷度支尚書侍中雍州刺史、卒謚曰成、

振興溫泉頌

夫駕輕烟、掛麟鳳馭及奔星、走攀流月、蟬變羽化之民、飡霞□□之士、斯蓋有道存焉、固非人事之所覦覬、至若泥行水賜血食之夫、興沒自天、去來非己、寸陰□於朝露、百齡迅於滅電、一物不諧、則肮膂以生、庶事不康、則風火以瞰、故聖王□百姓之多疹、攢藥石以濟之、造化愍蒼生之㾐毒、設甘餌以救之、蓋溫泉者乃自然

之經方天地之元髓出于河渭之南泄于驪山之下淵華玉溦□
清擻乃靈感超異暖極不測無樵薪之爨而湯湯沸于楚鑊無公
蔬之探而寒暑調于夏鼎高塘之雲朝霏于水滙巫山之雨夕收
于淵際青林碧草含露而迎岸香風蕙色列□而環渚于是左湯
谷右蒙汜南九江北瀚海千城万國之氓懷疾枕痾之□莫不宿
粮而來賓療苦于斯水但上無尺棟下無環堵悠悠君子我將安
泊孤忝發軫咸池分條紫漢道屬昇平弱年從仕既歷通顯朝望
已隆爰自常伯出居分陝地兼陸海之饒祿厚封君之室而報天
之效無聞恤民之譽安在每思傾□微爽深賁以爲斯泉天寶瞿
之而人略未備乃薊山開鄣因林構宇疏館來風清簷駐月望想
煙霞遲羽衣之或顧願言多士恕因猿以蕩穢迺作頌曰
皇皇上靈悠哉蒼生泌彼溫泉于此麗川其水剋神剋神剋聖濟
世之醫救民之命其聖伊何排霜吐旭其神伊何吞財去毒無藉

烟炭誰假樵木、湛若廣淵、沸如湯谷、東枕華山、西極峨隴、連晴接吵墟落相望、彩林爭翠、森樹成行、香風旦起、文霞夕張、陟彼麗山、望想千里、洒作高堂、鴻飛鳳起、三輔之英、五都之士、慕我芳塵、爰居爰止、其德旣酋、其聲旣遠、金華府桂春山九轉、自放蒸羊、手□□犬、控鵠來思、俟我口堂、而下闕碑拓本

元珍

珍字金省、萇弟、襲父平爵、艾陵男、延昌初爲領軍將軍、後遷尚書左僕射、

上言乙龍虎居喪幷數閏月求仕

案違制律居三年之喪、而冒哀求仕五歲刑、龍虎未盡二十七月、而請宿衛刑五歲、魏書禮志四延昌二年偏將軍乙龍虎喪父給假二十七月而龍虎幷數閏月詣府求上領軍元珍上言又見通典一百

又上言

案士虞禮三年之喪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鄭玄云中猶閒也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又禮言祥之日鼓素琴鄭云鼓琴者存樂也孔子祥後五日彈琴而不成十日而成笙歌鄭注與鄭志及踰月可以歌皆身自逾月可為此謂存樂也非所謂樂樂者使工為之晉博士許猛解三驗曰案黍離麥秀之歌小雅曰君子作歌惟以告哀魏詩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謠若斯之類豈可謂之金石之樂哉是以徒歌謂之謠徒吹謂之和記曰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毛謂之樂若夫禮樂之施于金石越于聲音者此乃所謂樂也至于素琴以示終笙歌以省哀者則非樂矣閒傳云大祥除衰杖而素縞麻衣大祥之服也雜記注云衣黃裳則是禫祭黃者未大吉也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鄭志趙商問鄭玄荅云祥謂大祥二十五月是月禫謂二十七月非謂上祥之月也徙月而樂許猛釋六徵曰樂者自謂八音克諧之樂也謂在二十八月

工奏金石之樂耳，而駮云大祥之後喪事終矣，脫如此駮，禫復焉施？又駮云禫中鼓琴復有罪乎，然禫則黃裳，未大吉也，鼓琴存樂，在禮所許，若使工奏八音，融然成韻，既未徙月，不罪伊何？又駮云禫中既得從御職事，求上何爲不可？論龍虎居喪二十六月，始是素縞麻衣，大祥之中，何謂禫乎？三年沒閏，理無可疑，麻衣在體，冒仕求榮，實爲大尤，罪其焉捨？又省依王杜禫祥同月，全乖鄭義。喪凶尚遠，而欲速除，何忽忽者哉？下府愚量，鄭爲得之。何者？禮記云：吉事尚近日，凶事尚遠日。又論語云：喪與其易寧戚。而服限三年，痛盡終身，中月之辭，雖容二義，尚遠寧戚。又檢王杜之義，起于魏末晉初，及越騎校尉程猗贊成王肅，駮鄭禫二十七月之失，爲六徵三驗，上言于晉武帝曰：夫禮國之大典，兆民所日用，豈可二哉？今服禫者各各不同，非聖世一統之謂。鄭玄說二十七月禫，甚乖大義，臣每難鄭失六有徵，三有驗，初未能破臣難而通玄說者，如

猗之意謂鄭義廢矣太康中許猛上言扶鄭釋六徵解三驗以鄭禪二十七月為得猗及王肅為失而博士宋昌等議猛扶鄭為衷晉武從之王杜之義于是敗矣王杜之義見敗者晉武知其不可行故也而上省同猗而贊王欲虧鄭之成軌竊所未寧更無異義還從前處魏書禮志四崔鴻駁珍又上言云云又略見通典一百

元子思

子思字衆念長交子孝莊初以元天穆薦為御史中尉封安定縣子孝靜時遷侍中以通使關西賜死

奏言尚書公事不應送御史

案御史令云中尉督司百寮治書侍御史糾察禁內又云中尉出行車輻前驅除道一里王公百辟避路時經四帝前後中尉二十許人奉以周旋未曾暫廢府寺臺省並從此令唯肅宗之世為臨洮舉哀故兼尚書左僕射臣順不肯與名又不送簿故中尉臣鄽

道元舉而奏之、而順復啟、云尚書百揆之本、令僕納言之貴、不宜下隸中尉、送名御史、尋亦蒙敕聽、如其奏、從此迄今、使無準一、臣初上臺、具見其事、意欲申請決議、但以權兼未宜、便耳日復一日、遂歷炎涼、去月朔旦、臺移尚書、索應朝名帳、而省稽留不送、尋復移催、并主吏、忽爲尚書郎中裴獻伯後注云、案舊事、御史中尉、逢臺郎于複道、中尉下車、執板、郎中車上、舉手禮之、以此而言、明非敵體、臣既見此、深爲怪愕、旋省二三、未解所以、正謂都省別被新式、改易高祖舊命、即遣移問事何所依、又獲尚書郎中王元旭報、出蔡氏漢官、似非穿鑿、始知裴王亦規壞典謨、兩人心欲自矯、臣案漢書宣秉傳云、詔徵秉爲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俱會殿庭、竝專席而坐、京師號之爲三獨坐、又尋魏書崔琰傳、晉文陽□傳、嘏傳皆云、既爲中丞、百寮震悚、以此而言、則中丞不揖省郎、蓋已久矣、憲臺不屬都堂、亦非今日、又尋職令（通典作人案孝文帝職令）云、胡

會失時，即加彈糾，則百官簿帳，應送上臺，灼然明矣。又皇太子曰下違犯憲制，皆得糾察，則令僕朝名，宜付御史，又亦彰矣。不付名至，否臧何驗。名通典作若不送 臣愚專執，未為平通。先朝曲遂，豈是正法。謹案尚書郎中臣裴獻伯、王元旭等，望班士流，早參清宦，輕弄短札，斐然若斯，苟執異端，忽焉至此，此而不綱，將隳朝令。請以見事免獻伯等所居官，付法科處。尚書納言之本，令僕百揆之要，同彼浮虛，助之乖失，宜明首從，節級其罪。魏書宗室元子思傳 又通典二十四引兩條

新興公丕

丕，烈帝第四子謁之孫。太武時，擢拜羽林中郎，賜爵興平子。獻文即位，累遷侍中、尚書令，改封東陽公。孝文時，封東陽王，拜侍中、司徒，遷太尉、錄尚書事。後例降王爵，封平陽郡公，遷太傅、錄尚書事、都督、領并州刺史，改封新興公，坐罪免死為民。宣武即位，以為三老。景明四年薨，年八十二，謚曰平。

諫南征表

乞少留思更圖後舉 魏書宗室武衛將軍謂附傳高祖南征丕表

奏議斬絞刑

聖心垂仁恕之惠使受戮者免裸骸之恥普天感德莫不幸甚臣等謹議大逆及賊各棄市袒斬盜及吏受賕各絞刑踣諸甸師 魏書刑罰志太和元年司徒元丕等奏言

對詔奏厥葬即吉

伏奉明詔羣情圮絕臣與元等不識古義以老朽之年歷奉累聖國家舊事頗所知聞伏惟遠祖重光世襲至有大諱之日唯侍送梓宮者凶服左右盡皆從吉四祖三宗因而無改世祖高宗臣所目見唯先帝升遐臣受任長安不在侍送之列竊聞所傳無異前式伏惟陛下以至孝之性哀毀過禮伏聞所御三食不滿半溢臣等叩心絕氣坐不安席願暫抑至慕之情遵先朝成事思金冊遺

令奉行前式、無失舊典、魏書禮志三詔遣尚書李沖宣旨于東陽王丕等丕對

又奏

臣與尉元歷事五帝、雖衰老無識、敢奏所聞、自聖世已來、大諱之後三月、必須迎神于西、禳惡于北、具行吉禮、自皇始已來、未之或易、魏書禮志三通典八十東陽王丕奏

奏遷主太廟

竊聞太廟已就、明堂功畢、然享祀之禮、不可久曠、至于移廟之日、須得國之大姓、遷主安廟、禮部尚書王諶、既是庶姓、不宜參豫、臣昔以皇室宗屬、遷世祖之主、先朝舊式、不敢不聞、魏書禮志三太和十五年十月太尉丕奏

饑民出關逐食給過所議

諸曹下大夫已上、人各將二吏、別掌給過所、州郡亦然、不過三日、給之便訖、有何難也、魏書宗室武衛將軍謂附傳

元志

志字猛略，烈帝玄孫，河間公齊之孫。孝文時爲洛陽令，左遷太尉主簿，尋爲從事中郎，行恆州事。宣武時除荆州刺史。孝明初兼廷尉卿，後除揚州刺史，賜爵建忠伯，尋爲雍州刺史，爲莫折念生所擒見害。前廢帝初，贈尙書僕射、太保。

上言獄成不許家人陳訴

檢除名之例，依律文，獄成謂處罪案成者。寺謂犯罪逕彈後，使覆檢鞠證定刑，罪狀彰露，案署分兩，獄理是成。若使案雖成，雖已申省，事下廷尉，或寺以情狀未盡，或邀駕撾鼓，或門下立疑，更付別使者，可從未成之條。其家人陳訴，信其專辭，而阻成斷，便是曲遂于私，有乖公體。何者？五詐既窮，六備已立，僥倖之輩，更起異端，進求延罪于漏刻，退希不測之恩宥，辨以惑正，曲以亂直，長民姦于下，隳國法于上，竊所未安。（魏書刑罰志：延昌三年六月，兼廷尉卿元志、監王靖等上言。案元志傳諸宗）

初兼廷尉卿刑罰志作廷尉當有乚誤

衛王儀

儀昭成帝孫登國初賜爵九原公改封平原公徙封東平公遷尚書令再遷都督中外諸軍事左丞相進封衛王鎮中山徵以丞相入輔與穆崇謀逆事露道武以之天賜六年以天文變賜死

上書請御袞服

臣等聞宸極居中則列宿齊其晷帝王順天則群后仰其度伏惟陛下德協二儀道隆三五仁風被于四海盛化塞于天區澤及昆蟲恩霑行葦謳歌所屬八表歸心軍威所及如風靡草萬姓顒顒咸思係命而躬履謙虛退身後己宸儀未彰袞服未御非所以上允皇天之意下副樂推之心宜光崇聖烈示軌憲于萬世臣等謹昧死以聞魏書道武紀天興元年閏月左丞相驃騎大將軍衛王儀及諸王公卿士詣闕上書

托跋素

素、昭成帝孫、常山王遵之子、明元帝之從昆弟、賜爵尚安公、太武時、拜假節征西大將軍鎮統萬、文成時卒、謚曰康、

皇子名議

古帝王之制名、其體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伏惟陛下當盛明之運、應昌發之期、誕生皇子、宜引德命、魏書宗室托跋素傳 高宗詔羣臣議定皇子名素及司徒陸麗議曰高宗從之

元景

景字壽與、素孫、宣武初為徐州刺史、坐罪僞死、遇赦乃出、後為王顯所譖誅、靈太后臨朝、召崔鴻疏理、贈瀛州刺史、謚曰莊、

臨刑自作墓誌銘

洛陽男子、姓元名景、有道無時、其年不永、魏書宗室元壽興傳

元暉

暉字景襲素孫宣武初拜尚書主客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再遷侍中領右衛將軍出爲冀州刺史孝明初徵拜尚書左僕射攝吏部選事神龜元年卒贈司空謚曰文憲

脩御史表

御史之職鷹鸇是任必逞爪牙有所噬搏若選後生年少血氣方剛者恐其輕肆勁直傷物處廣愚謂宜脩衛官經事忠良平慎者爲之魏書宗室元暉傳

上疏請布耳目以訪牧守

臣聞治人之本寔委牧守之官得其才則政平物理失其人則訟興怨結自非察訪善惡明加貶賞將何以黜彼貪怠陟此清勤也竊以大使巡省必廣迎送之費御史馳糾頗回威濫之刑且暫爾往還理不委悉縱有簡舉良未平當愚謂宜令三司八座侍中黃門各布耳目外訪州鎮牧將治人守令能不若德教有方清白獨

者宜以名聞即加褒賞若治績無效貪暴遺聞亦便示懲登加貶退如此則不出庭戶坐知四方端委垂拱明賞審罰矣魏書宗室元暉傳

上書論政要

其一曰御史之職務使得賢必得其人不拘階秩久于其事責其成功其二曰安人寧邊觀時而動頃來邊將亡遠大之略貪萬一之功楚梁之好未聞而蠶婦之怨屢結斯乃庸人所爲銳于姦利之所致也平吳之計自有良圖不在于一城一戍也又河北數州國之基本饑荒多年戶口流散方今境上兵復徵發即如此日何易舉動愚謂數年以來唯宜靜邊以息召役安人勸農惠此中夏請嚴敕邊將自今有賊戍求內附者不聽輒遣援接皆須表聞違者雖有功請以違詔書論三曰國之資儲唯藉河北饑饉積年戶口逃散生長姦詐因生隱藏出縮老小妄注死失收人租調割人于己人困于下官損于上自非更立權制善加檢括損耗之來方

在未已請求其議明宣條格魏書元暉傳

元洪超

洪超昭成帝子力眞之六世孫孝明初兼黃門侍郎累遷北軍將光祿大夫

綏慰冀部還上言

冀土寬廣界去州六七百里負海險遠宜分置一州鎭遏海曲北史十五遼西公意烈傳大乘賊亂後詔洪超持節兼黃門侍郎綏慰冀部還上言朝議從之後遂立滄州

元鑒

鑒字紹達道武子河南王曜之曾孫太和中襲爵拜通直散騎常侍尋加冠軍將軍守河南尹進平南將軍除左衞將軍出爲征虜將軍齊州刺史宣武卽位轉徐州刺史正始中薨謚曰悼王

請免程靈虯官表

梁郡太守程靈虯唯酒是耽、貪財爲事、虐政殘民、寇盜並起、黷音悖響、盈于道路、部境呼嗟、僉焉怨酷、梁郡密邇僞畿、醜聲易布、非直有黜淸風、臣恐取嗤荒遠、請免所居官、以明刑憲。魏書河南王曜附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十五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江陽王繼

繼字世仁，道武曾孫，南平王霄之第二子，出後江陽王吐根，獻文時襲封，加平北將軍，孝文時歷安北將軍，撫冥鎮都大將，轉鎮北將軍柔玄鎮大將，入為左衛將軍，兼侍中，中領軍，留守洛京，除平北將軍，鎮攝舊都，宣武時征虜將軍，青州刺史，轉平北將軍，恆州刺史，入為度支尚書，免，起為平東將軍，靈太后臨朝，除侍中，領軍將軍，進特進，驃騎將軍，加驃騎大將軍，徙封京兆王，遷司空，神龜末轉司徒，又轉太保，進太傅，除使持節侍中太師大將軍，錄尚書事，大都督，轉太尉，復封江陽，孝昌初坐子元又黜免，孝莊即位，為太師，司州牧，永安二年薨，贈大丞相，雍州刺史，謚曰武烈。

討高車表

高車頑黨，不識威憲，輕相合集，背復逃歸。計其兇戾，事合窮極。若悉追戮，恐遂擾亂。請遣使鎮別推檢，斬愆首一人，自餘加以慰諭。若悔悟從役者，即令赴軍。（魏書江陽王繼傳：高祖時，除平北將軍。高車酋帥樹者擁部民反叛，詔繼都督北討諸軍事，自懷朔已東，悉稟繼節度。繼表。）

請議宗室預祭表

臣功總之內，太祖道武皇帝之後，于臣始是曾孫。然道武皇帝傳業無窮，四祖三宗，功德最重，配天郊祀，百世不遷。而曾玄之孫，烝嘗之薦，不預拜于廟庭；霜露之感，闕陪奠于階廡。今七廟之後，非直隔歸胙之靈；五服之孫，亦不霑出身之敘。校之墳史，則不然；驗之人情，則未允。何者？禮云，祖遷于上，宗易于下。臣曾祖是帝，世數未遷，便疏同庶族，而孫不預祭，斯之爲屈，今古罕有。昔堯敦九族，周隆本枝，故能磐石維城，禦侮于外。今臣之所親，生見隔棄，豈所

以禎餘根本、隆建公族者也、伏見高祖孝文皇帝著令銓衡取曾
祖之服以爲資蔭至今行之相傳不絕而況曾祖爲帝而不見係
伏願天鑒有以照臨、合皇恩洽穆宗人咸敘、請付外博議、永爲定
準、魏書禮志二熙平二年十月侍中領軍將軍江陽王繼表言又見通典五十一

元叉

叉字伯儁、小字夜叉、繼長子、宣武時拜員外郎、靈太后臨朝、除
通直散騎侍郎、遷散騎常侍光祿少卿領嘗食典御轉光祿卿、
遷侍中、加領軍將軍、正光元年、奏廢太后、孝昌元年、太后復臨
朝、除名爲民、尋賜死、追贈中書令冀州刺史、

矯皇太后歸政詔

魏有天下、奕葉重光、高祖孝文皇帝以英聖馭天、徙京定鼎、世宗
宣武皇帝以睿明承業、廓區宇而鴻勳未半、早已登遐、乃令車
書弗同、餘寇尚熾、幼主稚弱、夙纂寶歷、曾是宗祏、莫克祗奉、朕所

以敬順羣請臨朝總政帝年以長久思退身所以往歲殷勤具陳情旨百官內外已照此懷而僉爾衆意苦見勸奪僶俛從事以迄于茲自此春來先疾屢發藥石攝療莫能善瘳夏首及今數加動劇便不堪日釐萬務亘綱兼省帝幽周星紀識學逾躋日就月將人君道茂足以撫臨萬邦諮決百揆朕當率前志敬遜別宮遠惟復子明辟之義以自綏養實望羣公逮于黎庶深鑒斯理如此則上下休嘉天地清晏魏道熙隆八神慶悅不其善歟（魏書孝明紀正光元年七月阿子作中元叉侍中劉騰奉帝幸前殿矯皇太后詔云云乃幽太后于北宮）

樂平王丕

丕明元帝庶長子泰常七年封樂平王拜車騎大將軍太平眞君八年坐劉潔事以憂死謚曰戾王

上疏諫討高麗

和龍新定宜優復之使廣修農殖以饒軍實然後進圖可一舉而

滅（魏書樂平王丕傳馮弘奔高麗世祖詔遣送之高麗不遣世祖怒將討之丕上疏）

樂安王範

範明元帝第四子泰常七年封樂安王太武時拜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安鎮都大將

上奏以柳谷石文宣告四海

臣聞帝王之興必有受命之符故能經緯三才維建皇極三五之盛莫不同之伏羲有河圖八卦夏禹有洛書九疇至乃神功播于往古聖迹顯于來世伏惟陛下德合乾坤明並日月固天縱聖應運挺生上靈垂顯徵書備集是以始光元年經天師奉天文圖錄授太平眞君之號陛下深執虛沖歷年乃受精誠感于靈物信惠協于天人用能威加四海澤流宇內溥天率土無思不服今張掖郡列言丘池縣大柳谷山大石有青質白章間成文字記國家祖宗之諱著受命歷數之符王公已下羣司百辟覩此圖文莫不感

勑僉曰自古以來禎祥之驗未有今日之煥炳也斯乃上靈降命國家無窮之徵也臣等幸遭盛化沐浴光寵無以對揚天休增廣天地謹與群臣參議宜以石文之徵宣告四海令方外僭竊知天命有歸魏書靈徵志下眞君五年二月張掖郡上言柳谷山石文于是衛大將軍樂安王範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征西大將軍常山王素征南大將軍恒農王奚斤上奏

太子晃

晃太武帝長子延和元年立爲皇太子正平元年薨謚曰景穆興安元年追尊爲景穆皇帝廟號恭宗

監國下令

周書言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材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其制有司課畿內之民使無牛家以人牛力相貿墾殖鋤耨其有牛家與無牛家一人

種田二十二畝償以私鋤功七畝如是爲差至與小老無牛家種田七畝小老者償以鋤功二畝皆以五口下貧家爲率各列家別口數所勸種頃畝明立簿目所種者于地首標題姓名以辨播殖之功魏書太武紀下附

安定王休

休晃第十三子皇興二年封安定王拜征南大將軍孝文即位以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征東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儀同三司和龍鎭將遷征北大將軍撫冥鎭大將還太傅車駕南伐領大司馬太和十八年薨謚曰靖王

請依成式公除表

上靈不弔大行太皇太后崩背薄天率土痛慕斷絕伏惟陛下孝思烝烝攀號罔極臣等聞先王制禮必有隨世之變前賢揔法亦務適時之宜以世代不同古今異致故也三年之喪雖則自古

然中代已後、未之能行、先朝成式、事在可準、聖后終制、刊之金冊、伏惟陛下至孝發衷、哀毀過禮、欲依上古喪終三年、誠協大舜孝慕之德、實非俯遵濟世之道、今雖中夏穆清、庶邦康靜、然萬機事殷、不可曠曠、春秋烝嘗、事難廢闕、伏願天鑒抑至孝之深誠、副億兆之企望、喪期禮數、一從終制、則天下幸甚、日月有期、山陵將就、請展安兆域、以備奉終之禮、（魏書禮志三太和十四年文明太后崩九月安定王休等率百寮詣闕表）

又（略見通典八十）

又表

臣等聞五帝已前、喪期無數、三代相因、禮制始立、名雖虛置、行之者寡、高宗徒有諒闇之言、而無可遵之式、康王既廢初喪之儀、先行即位之禮、于是無改之道或虧、三年之喪有缺、夫豈無至孝之君、賢明之子、皆以理貴隨時、義存百姓、是以君薨（通典作喪）而即位、不暇改年、踰月而即葬、豈待同軌、葬而即吉、不必終喪、此乃二漢所

㠯經綸治道。彝倫所㠯綱理政術。伏惟陛下㠯至孝之性。遭罔極之艱。永慕崩號。哀過虞舜。誠是尚古之高德。曠世之絕軌。然天下至廣。萬機至殷。曠之一朝。庶政必滯。又聖后終制。已有成典。宗社廢禮。其事尤大。伏願天鑒。抑哀毀之至誠。思在予之深責。仰遵先志典冊之文。俯哀百辟元元之請。魏書禮志三又略見通典八十

又表

臣等頻煩上聞。仰申誠款。聖慕惟遠。未垂昭亮。伏讀哀灼。憂心如焚。臣等聞承乾統極者。必㠯濟世爲務。經綸天下者。特㠯百姓爲心。故萬機在躬。躬康弗獲申其慕。漢文作戒。孝景不得終其禮。此乃先代之成軌。近世所不易。伏惟太皇太后通典作伏惟大行皇太后叡聖淵識。慮及始終。明誥垂于典策。遺訓備于末命。聿脩厥德。聖人所重。遵承先式。臣子攸尚。陛下雖欲終上達之禮。其如黎元何。臣等不勝憂懼之誠。敢冒重陳。乞垂聽訪。㠯副億兆之望。魏書禮志三十月休等又表又

昭見通典八十

又表

奉被癸酉詔書述遺誡之旨昭達從之義遵儉葬之重式稱孝思之深誠伏讀未周悲感交切日月有期山陵即就伏惟陛下永慕崩號倍增摧絕臣等具位在官與國休戚庶心之至不敢不陳咸以爲天下之至尊莫尊于王業皇極之至重莫重于萬機至尊故不得以常禮任己至重亦弗獲以世典申情是以二漢已降逮于魏晉葬不過踰月服不淹三旬良以叔世事廣禮隨時變不可以無爲之法行之于有爲之辰文質不同古今異制其來久矣自皇代革命多歷年紀四祖三宗相繼纂業上承數代之故實俯副兆民之企望豈伊不懷理宜然也文明太皇太后欲明稽古聖思淵深所造終制事合世典送終之禮既明遺誥之文誠備奉而行之足以垂風百王軌儀萬葉陛下以至孝之誠哀毀過禮三御不充

半旒晝夜不釋絰帶永思纏綿滅性幾及百姓所以憂懼失守臣等所以肝腦塗地王者之尊躬行一日固可以感徹上靈貫被幽顯況今山陵告終百禮咸畢日已淹月仍不卜練比之前世理爲過矣願陛下思大孝終始之義感億兆悲惶之心抑思割哀遵奉終制以時即吉一日萬機則天下蒙恩率土仰賴謹依前式求定練日以備祔禫之禮魏書禮志三文明太后既葬休又表又略見通典八十

安定王燮

燮休次子太和末除下大夫景明初襲爵安定王拜太中大夫永平中除征虜將軍華州刺史後爲幽州刺史

請移華州治馮翊表

謹惟州治李潤堡雖是少梁舊地晉芮錫壤然胡夷內附遂爲戎落城非舊邑先代之名爰自國初護羌小戍改鎭立郡依岳立州因籍倉府未刊名實竊見馮翊古城羌魏兩民之交許洛水陸之

際、先漢之左輔、皇魏之右翼、形勝名都、實爲西蕃奧府、今州之所在、豈惟非舊、至乃居岡飲澗、井谷穢雜、升降劬勞、往還數里、譐諸明昏、有廝禮教、未若馮湖面華、滑包原澤、井淺池平、樵牧饒廣、采材華陰、陸運七十、伐木龍門、順流而下、陪削舊雉、功省力易、人各爲己、不日爲勞、昔宋民無井、穿井而忻得人、況合城無水、得水而不家慶、竊聞前政刺史、非是無意、或值兵舉、或遇年災、緣此契闊、稽延至此、去歲已熟、秋方大登、四境晏安、京師無事、丁不十錢之費、人無八旬之勤、損輕益重、乞垂 昭鑒、魏書安定王休附傳

造石窟像記

皇魏永平四年、歲次辛卯十月十六日、假節督華州諸軍事征虜將軍華州刺史安定王佩爲亡祖親孟太妃亡考太傅靜王亡妣蔣妃敬造石窟一軀、依巖鑿宇、刊崇沖室、妙鐫靈像、外相顯發、工績巖儀、凝華紫極、敬恃此福、上資先尊、成使捨此塵軀、即彼眞境、

口日六通門喻口口値遇口口早登十地又願居口口口口并照口永作山河口口口世一切含生普同斯願碑拓本

元匡

匡字建扶晃第二子新成之第五子出後廣平王洛侯宣武卽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除肆州刺史遷恆州刺史徵爲大宗正卿河南邑中正除度支尚書坐與高肇憤争降爲光祿大夫兼宗正卿出爲兗州刺史孝明卽位入爲御史中尉進號安南將軍加鎭東將軍襲廣平王爵封東平郡王復與任城王澄不平削爵除平州刺史徙靑州刺史尋爲關右都督兼尚書行臺孝昌初卒諡曰文貞後復爵改封濟南王

奏三藩王妻名號

親王及始藩二藩王妻悉有妃號而三藩已下皆謂之妻上不得同爲妃名而下不及五品已上有命婦之號竊以爲疑魏書廣平王洛侯傳

案魏書于栗磾傳有表刻于忠一篇今編入溫子昇集

元遙

遙字太原晃第三子推之子太和中爲左衛將軍封饒陽男孝明初累遷左光祿大夫領護軍遷冀州刺史遭誣除名事雪遷右光祿大夫大乘賊起出爲使持節都督北征諸軍事卒謚曰宣

求仍屬籍表

竊聞聖人所以南面而聽天下其不可得變革者則親也尊也四世而緦服窮五世而袒免六世而親屬竭矣去茲以往猶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又律云議親者非唯當世之屬親歷謂先帝之五世謹尋斯旨將以廣帝宗重磐石先皇所以變茲事條爲此別制者太和之季方有意於吳蜀經始之費慮深在初割減之起暫出當時也且臨淮王提分屬籍之始高祖賜帛三千匹

所以惠分離樂良王長命亦賜縑二千匹、所以存慈愍、此皆先朝殷勤克念、不得已而然者也、古人有言、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以其輔己者衆、臣誠不欲妄親太階、苟求潤屋、但傷大宗一分、則天子屬籍不過十數人而已、在漢諸王之子、不限多少、皆列土而封、謂之曰侯、至于魏晉、莫不廣胙河山、稱之曰公者、蓋惡其大宗之不固、骨肉之恩疏矣、臣去皇上、雖是五世之遠、于先帝便是天子之孫、高祖所以國秩祿賦、復給衣食、后族唯給其賦、不與衣食者、欲以別外內、限異同也、今諸廟之感、在心未忘、行道之悲、儵然已及其諸封者、身亡之日、三年服終、然後改奪、今朝廷猶在遏密之中、便議此事、實用未安、魏書京兆王子推附傳、初遙大功昆弟皆是恭宗之孫、至肅宗而本服絕、故除遙等屬籍、遙表、靈太后不從、又見北史十七

元脩義

脩義字壽安、晃第五子天賜之子、孝文時、自元士遷左將軍齊

州刺史徙秦州刺史孝明時累遷吏部尚書兼尚書右僕射西道行臺行秦州事授雍州刺史卒贈司空諡曰文

張智壽陳慶和坐妹流坐議

昔哀姜悖禮于魯齊侯取而殺之春秋所譏又夏姬罪濫于陳國但責徵舒而不非父母明婦人外成犯禮之愆無關本屬況出適之妹釁及兄弟乎 魏書刑罰志神龜中蘭陵公主駙馬都尉劉輝坐與河陰縣民張智壽妹容妃陳慶和妹慧猛姦亂毆主傷胎輝懼罪逃亡門下處奏各入死刑智壽慶和並以知情不加防限處以流坐尚書元脩義以為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十六終

全後魏文卷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任城王澄

澄字道鏡晃孫太和七年襲父任城王雲爵加征北大將軍使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尋除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加侍中轉征東大將軍開府徐州刺史徵爲中書令改授尚書令加撫軍大將軍太子少保兼尚書左僕射除吏部尚書復兼右僕射坐公事免尋兼吏部尚書除尚書右僕射宣武即位出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徵爲鎭南大將軍揚州刺史加散騎常侍轉鎭北大將軍定州刺史丹憂服闋除太子太保孝明即位進尚書令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遷司空加侍中領尚書令遷司徒神龜二年薨贈太傅領太尉備九錫謚曰文宣王案魏書張普惠傳云任城王澄爲司空表議書記多出普惠

請脩立宗室四門學表

臣參訓先朝、藉規有日、前言舊軌、頗亦聞之、又昔在恆代、親習皇宗、熟祕序、疑庭無闕日、臣每于侍坐先帝、未嘗不以書典在懷禮經爲事、周旋之則、不輟于時、自鳳舉中京、方隆禮教、宗室之範、每蒙委及、四門之選、負荷銓量、自先皇升遐、未遑脩述、學宮虛荷四門之名、宗人有闕四時之業、青衿之緒、于玆將廢、臣每惟其事、竊所傷懷、伏惟聖略宏遠、四方罕務、宴安之辰、于是乎在、何爲太平之世、而令子衿之歎興焉、聖明之日、而使宗人之訓闕焉、愚謂可敕有司、脩復皇宗之學、開闢四門之教、使將落之族、日就月將、魏書任城王澄傳

討梁表

蕭衍頻斷東關、欲令巢湖汎溢、湖周回四百餘里、東關合江之際、廣不過數十步、若賊計得成、大湖傾注者、則淮南諸戍必同晉陽

之事矣又吳楚便水且灌且掠淮南之地將非國有壽陽去江五百餘里衆庶惶惶並懼水害脫乘民之願攻敵之虛豫勒諸州纂集士馬首秋大集則南瀆可爲飲馬之津霍嶺必成徒倚之觀事貴應機經略須早縱混一不可必果江西自是無虞若猶豫緩圖不加除討關塞既成襄陵方及平原民戍定爲魚矣　魏書任城王澄傳

上表言革世事不宜築校

臣聞三季之弊由于煩刑火德之興在于三約是以老聃云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又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又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是故欲求治本莫若省事清心昔漢文斷獄四百幾致刑措省事所致也蕭曹爲相載其清靜畫一之歌清心之本也今欲求之于本宜以省事爲先使在位羣官纂蕭曹之心以毗聖化如此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百司不怠事無從失豈宜擾世教以深文烹小鮮以煩手哉臣竊惟景明之初暨永平之末內外羣官三經考

課、逮延昌之始、方加黜陟、五品以上、引之朝堂、親決聖目、六品以下、例由敕判、自世宗晏駕、大宥三行、所以蕩除故意、與物更始、革世之事、方相窮覈、以臣愚見、謂爲不可、又尚書職分、樞機出納、昔魏明帝卒至尚書門、陳矯亢辭、帝慚而返、夫以萬乘之重、非所宜行、猶屈一言、慚而回駕、羣官百司、而可相亂乎、故陳平不知錢穀之數、丙吉不問僵道之死、當時以爲達治、歷代用爲美談、但宜各守其職、思不出位、潔己以勵時、請恭以致節、又尋御史之體、風聞是司、至于晉勳妄攷、皆有處別、若一處有風謠、即應攝其一簿、研檢虛實、若差舛不同、僞情自露、然後繩以典刑、人孰不服、豈有移一省之案、取天下之簿、尋兩紀之事、窮革世之尤、如此求過、誰堪其罪、斯實聖朝所宜慎重也、魏書任城王澄傳御史中尉東平王匡奏取景明元年以來內外考簿吏部除書中兵勳案幷諸殿最欲以案校核階盜官之人靈太后許之澄表

上表諫加女侍中貂蟬

高祖世宗皆有女侍中官未見綴金蟬于象珥極鼲貂于鬢髮江南僞晉穆何后有女尚書而加貂璫此乃衰亂之世妖妄之服且婦人而服男子之服至陰而陽故自穆哀已降國統二絕因是劉裕所以纂逆禮容舉措風化之本請依常儀追還前詔北史十八神龜元年詔加女侍中貂蟬同外侍中之飾澄上表諫帝從之

奮力聚財表

伏惟世宗宣武皇帝命將授旗隨陸啟顙運籌制勝淮漢自賓節用勞心志清六合是故纖武脩文仍世彌盛陛下當周康靖治之時豈得晏安于玄默然取外之理要由內彊圖人之本先在自備蕭衍雖虐使其民而窺覦不已若遇我虛疲士民凋寠賊衍年老志張思播虺毒此之弗圖恐受其病伏惟陛下妙齡在位聖德方昇皇太后總御天機乾乾夕惕若留意于負荷忿車書之未一進賢拔能重官人之舉標賞忠清旌養人之器脩干戈之用畜能虎

之士、愛時卹財、輕寶重穀、七八年間、陛下聖略方剛、親王德幹壯茂、將相膂力未衰、愚臣猶堪戎伍、荷戈帶甲之衆、蓄銳于今、燕弧冀馬之盛、充物在昔、又賊衍惡積、禍盈勢不能久、子弟闇悖、釁逆已彰、亂亡之兆、灼然可見、兼弱有徵、天與不遠、大同之機、宜須蓄備、昔漢帝力疾、討滅英布、高皇臥病、親除顯達、夫以萬乘之主、豈忘宴安、實以侵名亂正、討不得已、今宜慕二帝之遠圖、以肅寍爲大任、然頃年以來、東西難寇、艱虞之興、首尾連接、雖尋得翦除、亦大損財力、且饑饉之氓、散亡莫保、收入之賦、不增出用之費、彌衆、不愛力以悅民、無豐資以待敵、此臣所以夙夜懷憂、悚息不寍者也、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故曰財者、非天不生、非地不長、非時不成、非人不聚、生聚之由、如此其難、集人守位、若此之重、興替之道、焉可不慮、又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食壯者之糧、任老者之智、此雖太平之法、難卒而因、然妨民害財、不亦宜減、今墉

雖素儉廢庫崇列雖府寺寥㓗少有未周大據省府粗得底題理務諸寺靈塔俱足致虔講道唯明堂辟雍國禮之大來冬司徒兵至請籌量減徹專力經營務令早就其廣濟數施之財聊商互市之幣凡所營造自非供御切須戎仗急要亦宜微減㠯務阜積庶無橫損民有全力夫食土簋而媯德昭寢卑室而禹功盛章華麗而楚力衰阿宮壯而秦財竭存亡之由灼然可覩願思前王一同之功畜力聚財㠯待時會魏書任城王澄傳靈太后繕興佛寺齋會費損庫藏曲賚左右澄表

上言太和五銖與新鑄五銖及古錢宜並通用

臣聞洪範八政貨居二焉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㠯守位曰仁何㠯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㠯聚人守位廣養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夏殷之政九州貢金㠯定五品周仍其舊太公立九府之法于是圜貨始行定銖兩之楷齊桓循用㠯霸諸侯降及秦始漢文遂有輕重之異吳濞鄧通之錢收利

遍於天下河南之地猶甚多焉逮于孝武乃更造五銖其中毀鑄隨利改易故使錢有小大之品竊尋太和之錢高祖留心挍制後與五銖並行此乃不刊之式但臣竊聞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因其所宜順而致用太和五銖雖利於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揚之市土貨既殊貿鬻亦異便於荊郢之邦者則礙於兗豫之域致使貧民有重困之切王道貽隔化之訟去永平三年都座奏斷天下用錢不依準式者時被敕云不行之錢雖有常禁其先用之處權可聽行至來年末悉令斷之暨延昌二年徐州民儉刺史啟奏求行土錢旨聽權依舊用謹尋不行之錢律有明式指謂雞眼鐶鑿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來繩禁愚竊惑焉又河北州鎮既無新造五銖設有舊者而復禁斷並不得行專以單絲之縑疏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爲尺以濟有無至今徒成杼軸之勞不免飢寒之苦良由分截布帛壅塞錢貨實非救

恤凍餒子育黎元謹惟自古已來錢品不一前後累代易變無常且錢之爲名欲泉流不已愚意謂今之太和與新鑄五銖及諸古錢方俗所便用者雖有大小之異並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庶貨環海內公私無壅其不行之錢及盜鑄毀大爲小巧僞不如法者據律罪之魏書食貨志熙平初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又見通典九

臣猥屬樞衡庶罄心力常願貨物均通書軌一範謹詳周禮外府掌邦布之入出布猶泉也其藏曰泉其流曰布然則錢之興也始于一品從今世匠均同圜流無極爰暨周景降逮亡新易鑄相尋參差百品遂令接境乖商連邦隔貿臣比奏求宣下海內依式行錢登被旨勅錢行已久且可依舊謹重參量以爲太和五銖乃大魏之通貨不朽之恆模寧可專貿于京邑不行于天下但今戎馬在郊江疆未一東南之州依舊爲便至于京西京北域內州鎮未用錢處行之則不足爲難塞之則有乖通典何者布帛不可尺寸

而裂、五穀則有負擔之難、錢之爲用、貫繦相屬、不假斗斛之器、不勞秤尺之平、濟世之宜、謂爲深允、請並下諸方州鎮、其太和及新鑄五銖、并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雞眼鐶鑿、依律而禁、河南州鎮先用錢者、既聽依舊、不在斷限、唯太和五銖二錢、得用公造新者、其餘雜種、一用古錢、生新之類、普同禁約、諸方之錢、通用京師、其聽依舊之處、與太和錢及新造五銖並行、若盜鑄者、罪重常憲、既欲均齊物品、廛市斯和、若不繩以嚴法、無以肅茲違犯、符旨一宜、仍不遵用者、刺史守令依律治罪、魏書食貨志 又見通典九

奏停祫祭應待年終

太常卿崔亮上言、秋七月應祫祭于太祖、今世宗宣武皇帝主雖入廟、然烝嘗時祭、猶別寢室、至于殷祫、宜存古典、案禮三年喪畢祫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群廟、又案杜預亦云、卒哭而除、三年喪畢而祫、魏武宣后以太和四年六月崩、其月既葬、除服卽吉、四時行

事而猶未禘王肅韋誕並以爲今除卽吉故特時祭至于禘祫宜存古禮高堂隆亦如肅議于是停不殷祭仰尋太和二十三年四月一日高祖孝文皇帝崩其年十月祭廟景明二年秋七月祫于太祖三年春禘于羣廟亦三年乃祫謹準古禮及晉魏之議幷景明故事愚謂來秋七月祫祭應停宜待年終乃後祫禘　魏書禮志二　延昌四年三月甲子尚書令任城王澄奏

奏參李琰之等議宗室助祭

臣等參量琰之等議雖爲始封君子又祭統曰有事于太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鄭注云昭穆謂同宗父子皆來也言未毀及同宗則共四廟之餘云未絕與父子明崇五屬之稱天子諸侯繼立無殊吉凶之赴同止四廟祖祧雖存親級彌遠告赴拜薦典記無文斯由祖遷于上見仁親之義疏宗易于下著五服之恩斷江陽之于今帝也計親而枝宗三易數世則廟應四遷吉凶尚不

告問拜薦宜容輒預高祖孝文皇帝聖德玄覽師古立政陪拜止于四廟哀恤斷自總宗（通典作斷自宸衷）即之人情冥然符一推之禮典事在難違此所謂明王相沿今古不革者也（魏書禮志二熙平二年江陽王繼表言道武昌孫宜得預祭王儁奇議不得祭李琰之議得祭侍中司空領尚書令任城王澄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暉奏）

奏請移禘祀在中旬

謹案禮記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不得成禮者幾孔子曰四太廟火日蝕后之喪雨沾服失容則廢臣等謂元日萬國賀應是諸侯旅見之義若禘廢朝會孔子應云五而獨言四明不廢朝賀也鄭玄禮注云魯禮三年喪畢祫于太祖明年春禘羣廟又鄭志檢魯禮春秋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釋禫公會劉子及諸侯于平丘八月歸不及于祫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歸祫明十五年春乃禘經曰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傳曰禘于武公謹案明堂位曰魯王禮也喪畢祫禘似有退理詳攷

古禮未有吉祭事廢元會者禮云吉事先近日既不吉容改從三旬尋撫太史令趙翼等列稱正月二十六日祭亦吉請移祠在中旬十四日時祭移二十六日猶曰春祠又非退義祭則無疏怠之譏三光有順軌之美既被成旨宜即宣行臣等伏度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君舉必書恐貽後誚輒訪引古籍竊有未安臣等學缺通經識不稽古備位樞納可不必陳當陳所見伏聽裁衷魏書禮志二熙平二年十二月作中司空領尚書令任城王澄度支尚書崔亮奏

奏請賞陟及守宰

竊惟雲構鬱起澤及百司企春望榮內外同慶至于賞陟不及守宰邇來十年寃訟不絕封回自鎮遠安州入為太尉長史元匡自征虜恆州入作宗卿二人遷授並在先詔應蒙之理備在于斯兼州佐停私之徒陪臣郡丞之例何蒙天澤下降榮及當時然參佐之來皆因府主今府主不霑佐官獨預棄本賞末愚謂未允今計

刺史守宰之官請準封回悉同汎限上允初旨百司之章下覆訟者元元之心魏書任城王澄傳初正始之末詔百司普昇一級而執事者不達旨意刺史守令限而不及澄表

重奏

臣聞堯懸諫諍之鼓舜置誹謗之木皆所以廣耳目於芻蕘達四聰于天下伏惟太祖開基化隆自遠累聖相承于今九帝重光疊照污隆必同與奪隨時道無恆體思過如渴言重千金故稱無諱之朝道蹤三五高祖沖年纂曆文明協統變官易律未爲違典及慈聖臨朝母儀寓縣爰發慈令垂心滯獄淚柱者仰日月于九泉微屈者銜幽照于盆下今乃格以先朝限以一例斯誠奉遵之本心實乖元元之至望在於謙挹有乖舊典謹尋抱枉求直或經累朝毫釐之差正之宜速謬若千里駟馬弗追故禮有損益事有可否父有諍子君有諫臣琴瑟不調理宜改作是以防川之論小決則通鄉校之言擁則敗國矧伊陳屈而可抑以先朝且先朝屈者

非故屈之或有司愛憎或執事濁偽空文致法以誤祇聽加此冤狀彌在可哀儕之與濫寧失不經乞收今旨還依前詔魏書任城王澄傳澄奏員外散官及守宰詔云非經先朝不得重闢澄重奏

奏利國濟民所宜振舉者十條

一曰律度量衡公私不同所宜一之二曰宜興學校以明黜陟之法三曰宜興滅繼絶各舉所知四曰五調之外一不煩民任民之力不過三日五曰臨民之官皆須黜陟以旌賞罰六曰逃亡代輸去來年久者若非伎作任聽即住七曰邊兵逃走或實陷沒皆須精檢三長及近親若實隱之徵其代輸不隱勿論八曰工商世業之戶復徵租調無以堪濟今請免之使專其業九曰三長禁姦不得隔越相領戶不滿者隨近并合十曰羽林虎賁邊方有事暫可赴戰常戍宜遣蕃兵代之魏書任城王澄傳

奏亂四中郎將兵數

宜以東中帶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恆農郡，北中帶河內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省非急之作，配以彊兵，如此則深根固本，彊幹弱枝之義也。魏書任城王澄傳，時四中郎將兵數寡弱，不足以襟帶京師，澄奏

又重奏

固本宜彊，防微在豫，故雖有文事，不忘武功，況今南蠻仍獷，北妖頻結，來事難圖，勢同往變，脫暴勃忽起，振動關畿，四府羸卒，何以防擬，平康之世，可以寄安，遺之久長，恐非善策，如臣愚見，郎將領兵，兼總民職，省官實祿，于是乎在，求還依前，增兵益號，將位既重，則念報亦深，軍郡相依，則表裏俱濟，朝廷無四顧之憂，姦宄絕窺覦之望矣。魏書任城王澄傳，澄奏配四中郎將兵數，靈太后初將從之，後議者不同，乃止，澄又重奏云云，不納

奏修都城府寺

都城府寺，猶未周悉，今軍旅初寧，無宜發眾，請取諸職人及司州郡縣犯十杖已上，百鞭已下，收贖之物，絹一匹，輸塼二百，以漸修

造。魏書任城王澄傳

奏劾高陽王雍

臣聞賞必以道用防淫人之姦罰不濫及以戒良士之困刑者側也每垂三宥秉律秋霜不得已而用之是小大之獄察之以情一人呼嗟或虧王道刑罰得失乃興廢之所由也竊聞司州牧高陽王臣雍栲殺奉朝請韓元昭前門下錄事姚敬賢雖因公事理實未盡何者太平之世草不橫伐行葦之感事驗隆周若昭等狀彰死罪以定應刑于都市與衆棄之如其疑似不分情理未究不宜以三清九流之官杖下便死輕絕民命傷理敗法往年在州于大市鞭殺五人及檢驗狀全無寸尺今復酷害一至于此朝野云云咸懷驚愕若殺生在下虐專于臣人君之權安所復用自開古以來明明之世未聞斯比也武王曰吾不以一人之命而易天下蓋重民命也請以見事付廷尉推究驗其爲劫之狀察其栲殺之理

使是非分明，幽魂獲雪。魏書任城王澄傳又略見北史十八任城王雲傳

奏言尚書奏事防宣露

尚書政本，特宜遠慎，故凡所奏事，閣道通之，蓋以祕要之切，防其宣露。寧有古制所重，今反輕之，內猶設禁，外更寬也，宜繕寫事意，以付公車。魏書任城王澄傳

奏請召胡國珍參諮大務

安定公屬尊望重，親賢群瞻，宜出入禁中，參諮大務。魏書胡國珍傳尚書令任城王澄奏

奏禁私造僧寺

仰惟高祖定鼎嵩瀍，卜世悠遠，慮括終始，制洽天人，造物開符，垂之萬葉，故都城制云：城內唯擬一永寧寺地，郭內唯擬尼寺一所，餘悉城郭之外，欲令永遵此制，無敢踰矩。逮景明之初，微有犯禁，故世宗仰修先志，爰發明旨，城內不造立浮圖僧尼寺舍，亦欲絕

其希覬文武二帝，豈不愛尚佛法，蓋以道俗殊歸，理無相亂故也。但俗眩虛聲，僧貪厚潤，雖有顯禁，猶自冒營。至正始三年，沙門統惠深有違景明之禁，便云營就之寺，不忍移毀，求自今已後，更不聽立。先旨含寬，抑典從請。前班之詔，仍卷不行，後來私謀，彌已奔競。永平二年，深等復立條制，啟云：自今已後，欲造寺者，限僧五十已上，聞徹聽造。若有輒營置者，依俗違敕之罪，其寺僧眾擯出外州。爾來十年，私營轉盛，罪擯之事，寂爾無聞。豈非朝格雖明，恃福共毀，僧制徒立，顧利莫從者也。不俗不道，務為損法，人而無厭，其可極乎。夫學迹沖妙，非浮識所辯；玄門曠寂，豈短辭能究。然淨居塵外，道家所先，功緣冥深，匪尚華遁。苟能誠信，童子聚沙，可邁于道場；純陋儉設，足薦于雙樹。何必縱其盜竊，資營寺觀。此乃民之多幸，非國之福也。然比日私造，動盈百數。或乘請公地，輒樹私福；或啟得造寺，限外廣制。如此欺罔，非可稍計。臣以才劣，誠忝工務，

奉遵成規、裁量是總、所以披尋舊旨、研究圖格、輒遣府司馬陸昶

屬崔孝芬、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內、檢括寺舍、數乘五百、空地表剎

未立塔宇、不在其數、民不畏法、乃至于斯、自遷都已來、年踰二紀、

寺奪民居、三分且一、高祖立制、非徒欲使緇素殊途、抑亦防微深

慮、世宗述之、亦不錮禁營福、當在杜塞未萌、今之僧寺、無處不有、

或比滿城邑之中、或連溢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爲一寺、梵唱

屠音、連簷接響、像塔纏於腥臊、性靈沒於嗜慾、眞僞混居、往來紛

雜、所司因習而莫非、僧曹對制而不問、其於汙染眞行、塵穢練僧、

薰蕕同器、不亦甚歟、往在北代、有法秀之謀、近日冀州、遭大乘之

變、皆初假神教、以惑衆心、終設姦誑、用逞私悖、太和之制、因法秀

而杜遠、景明之禁、慮大乘之將亂、始知祖宗叡聖、防遏處深、履霜

堅冰、不可不慎、昔如來闡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戀著城邑、豈湫

隘是經行所宜、浮諠必棲禪之宅、當由利引其心、莫能自止、處者

既失其真、造者或損其福、乃釋氏之糟糠、法中之社鼠、內戒所不容、王典所應棄矣、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鎮僧寺亦然、侵奪細民、廣占田宅、有傷慈矜、用長嗟苦、且人心不同、善惡亦異、或有棲心真趣、道業淸遠者、或外假法服、內懷悖德者、如此之徒、宜辨涇渭、若雷同一貫、何以勸善、然覩法贊善、凡人所知、矯俗避嫌、物情同趣、臣獨何爲、孤議獨發、誠以國典一廢、追理至難、法網暫失、條綱將亂、是以冒陳愚見、兩願其益、臣聞設令在于必行、立罰貴能肅物、令而不行、不如無令、罰不能肅、孰與亡罰、頃明詔屢下、而造者更滋、嚴限驟施、而違犯不息者、豈不以假福託善、幸罪不加、人殉其私、吏難苟劾、前制無追往之辜、後旨開自今之恕、悠悠世情、遂忽成法、今宜加以嚴科、特設重禁、糾其來違、懲其往失、脫不峻檢、方垂容借、恐今旨雖明、復如往日、又旨令所斷、標榜禮拜之處、悉聽不禁、愚以爲樹榜無常、禮處難驗、欲云有造、立榜證公、須營之

無指言嘗禮如此則徒有禁名實通造路且徙御已後斷詔四行而私造之徒不懼制旨豈是百官有司怠于奉法將由網漏禁寬容託有他故耳如臣愚意都城之中雖有標榜營造麤功事可改立者請依先制在于郭外任擇所便其地若買得券證分明者聽其轉之若官地盜作即令還官若靈像既成不可移撤請依今敕如舊不禁悉令坊內行止不聽毀坊開門以妨里內通巷若被旨者不在斷限郭內準此商量其廟像嚴立而逼近屠沽請斷旁屠殺以潔靈居雖有僧數而事在可移者令就閑敞以避隘陋如今年正月赦後造者求依僧制案法科治若僧不滿五十者共相通容小就大寺必令充限其地賣還一如上式自今外州若欲造寺僧滿五十已上先令本州表列昭玄量審奏聽乃立若有違犯悉依前科州郡已下容而不禁罪同違旨庶仰遵先皇不朽之業俯奉今旨慈悲之令則繩墨可全聖道不墜矣魏書釋老志神龜元年冬司空公尚書令

任城王澄奏

云云奏可

皇太后輿駕議

皇太后稱制臨朝，躬親庶政，郊天祭地，宗廟之禮，所乘之車，宜同至尊，不應更有制造。周禮、魏晉雖有文辭，不辨形制，假令欲作，恐未合古制，而不可已爲一代典。臣已太常國子二議爲疑，重集羣官，並從今議，惟恩裁决。魏書禮志四，熙平元年六月，司空領尚書令任城王澄等五十人議

答張普惠書

文武之道，自昔成規，明恥教戰，振古常軌。今雖非公制，而此州承前已有斯式，既不勞民損公，任其私射，復何失也。且篡文習武，人之常藝，豈可于常藝之間，要須令制乎。比適欲依前州府相率，王務之暇，肆藝良辰，亦未言費用庫物也。禮，兄弟內除，明哀已殺，小功客至，主不絕樂，聽樂則可，觀武豈傷道。自事緣須罷，先已令停，方獲此請，深具來意。魏書張普惠傳，澄功衰在身，欲于七月七日集會文武北園馬射，普惠奏記于澄，澄意納

其言詒辭
自罷乃答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十七終

全後魏文卷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元順

順字子和澄子爲給事中轉中書侍郎遷太常少卿以父憂去職服闋除給事黃門侍郎出爲平北將軍恆州刺史轉安東將軍齊州刺史徵爲給事黃門侍郎兼殿中尚書轉侍中孝昌中遷護軍將軍太常卿封東阿縣開國公除吏部尚書兼右僕射後除征南將軍右光祿大夫轉兼左僕射尒朱榮濟河出走爲陵戶所害建義初贈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定州刺史諡曰文烈

蠅賦并序

余以仲秋休沐端坐衡門寄想琴書託情紙翰而蒼蠅小蟲往來牀几疾其變白聊爲賦云

遐哉大道廓矣洪氛肇立秋夏爰啟冬春既含育於萬姓又芻狗而不仁隨因緣㠯授體齊美惡而無分生茲穢類靡益于人名備羣品聲損衆倫敢腥纖翮紫首蒼身飛不能迴聲若遠聞點緇成素變白爲黑寡愛芳蘭偏貪穢食集桓公之屍居平叔之側亂鳴雞之響毀皇宮之飾習習戶庭營營榛棘反覆往還譬彼讒賊膚受既通諂潤罔極緝緝幡幡交亂四國于是妖姬進邪士來聖賢擁忠孝摧周昌梏于羑里天乙囚于夏臺伯奇爲之痛結申生爲之蒙殃鴟鴞悲其室宋鵲懼其懷小弁隕其涕靈均表其哀自古明哲猶如此何況中庸與凡才若夫天生地養各有所親獸必依地鳥亦憑雲或來儀㠯呈祉或自擾而見文或負圖而歸德或銜書㠯告真或夭胎而奉味或殘軀㠯獻珍或主皮而興禮或牢豢㠯供神雖死生之異質俱有益于國人非如蒼蠅之無用唯構亂于蒸民魏書任城王附傳

奏事

尚書百揆之本，令僕納言之貴，不出下令，中尉送名。通典二十四　案此亦見魏書元子思傳

元嵩

嵩字道岳，澄弟。太和中爲中大夫，遷員外常侍，轉步兵校尉，免官。從平沔北功，除左中郎將，兼武衛將軍，賜爵高平縣侯。宣武即位，進兼侍中，出爲平南將軍、荊州刺史，徙平北將軍、恆州刺史，轉平東將軍、徐州刺史，又轉安南將軍、揚州刺史，爲蒼頭李太伯所害。贈車騎將軍，領軍，謚曰剛侯。

謀擧沔南表

蕭寶卷骨肉相殘，忠良先戮，臣下嚻然，莫不離背，君臣攜貳，干戈日尋。流聞寶卷雍州刺史蕭衍兄懿，于建業阻兵，與寶卷相持。荊郢二州刺史，並是寶卷之弟，必有圖衍之志。臣若遣書相聞，迎其

本謀冀獲同心并力除衍一衍之後彼必旋師赴救丹陽當不能復經營疆陲全固襄沔臣之軍威已得臨據則沔南之地可一舉而收緣漢曜兵示已威德思歸有道者則引而納之受疑告危者則援而接之總兵竚鋭觀釁伺隙若其零落之形已彰怠懈之勢已著便可順流摧鋒長驅席卷魏書任城王附傳

元世儁

世儁一作世俊嵩子宣武時除給事中東宮舍人員外散騎常侍孝明時追論嵩勳封衛縣開國男遷冠軍將軍宗正少卿散騎常侍安南將軍武衛將軍河南尹尋除鎮東將軍青州刺史轉征東將軍孝莊時除衛將軍吏部尚書前廢帝時爲驃騎將軍仍加尚書後廢帝時加儀同三司改封武陽縣開國子孝靜初加侍中尚書右僕射遷尚書令興和中卒贈太傅諡曰躁戾

與梁請和移文

侍中大驃騎同何書令武陽子元世儁移梁執事乃眷江漢襟帶南土疆場相鄰、交錯如繡、輶軒未通、兵車屢起、一彼一此、或利或鈍、亡載得與所獲芻豪、爭雞失牛、所損更大、空使干戈未戢、戎馬生郊、髓腦塗于原野、骸骨暴于草澤、二國不和、百姓何罪、靜言思之、良所未悟、我皇帝以聖明啟運、禮樂惟新、澤漏原泉、道光日月、方欲寢楡關之高烽、罷輪臺之遠戍、鑄劍戟為農器、納蒼生于仁壽、而前益州刺史傅和往處西蕃、逢時多難、歸途多阻、流寓江濱、亦既來朝、具陳彼意、知以止戈在念、去殺為心、滔情濯爪、遲存通樂、夙期所望、實協虛想、猶恐失詞、或乖其實、存言在茲、佇聞良信、至彼假節開遠軍李稜昔經垂翅、遂拼天網、矜是南寇、捨之還書、故因其致書、用宣朝旨、若覆前言、共敦鄰好、當拂逆旅、以待行人、文苑英華六百五十

中山王英

英字虎兒，晃孫，太和中為平北將軍、武川鎮將，假魏公，遷梁州刺史，進安南大將軍，賜爵廣武伯，丁父憂，起為左衛將軍，加前將軍，遷大宗正，轉尚書，領荊州，免。宣武即位，行徐州，還，復尚書，鎮南將軍，拜吏部尚書，進爵常山侯，復假鎮南將軍。正始元年，改封中山王，兵敗恕死為民，復假征南將軍，除尚書僕射。永平三年薨，贈司徒，謚曰獻武王。

乞乘虛取河南表

臣聞取亂侮亡，有國之常道；陳師鞠旅，因機而致發。竊以區區寶卷，罔顧天常，憑恃山河，敢抗中國。今妖逆數亡，驕縱日甚，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淫刑已逞，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埽土興兵，順流而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衞，此則皇天授我之日，曠載一逢之秋，事易走丸，理同拾芥，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率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魚肉，

我居上流威震遐邇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其路既近不盈五百則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斷絕又命揚徐二州聲言俱舉緣江焚毀厤使所遣建業窮蹙魚游釜內士治之師再興孫皓之縛重至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爲一伏惟陛下暫闊旒纊少垂聽覽獨決聖心無取疑議此期脫爽并吞未日 魏書南安王楨附傳

又奏

臣聞乘虛討弱事在速舉因危攻昧微捷可期今寶卷亂常骨肉相賊蕃戍鼎立莫知所歸義陽孤絕密邇天境外靡糧援之期內無兵儲之固此乃臨焚之鳥不可去薪授首之寇何容緩斧若此行有果則江右之地斯爲經略之基如脫否也非直後舉難圖亦或居要生疾今豫州刺史司馬悅已戒嚴垂邁而東豫州刺史田益宗方擬守三關請遣軍司爲之節度 魏書南安王楨附傳

圖鍾離未克乞寬假日期表

臣奉辭伐罪志殄逋寇想敵量攻期至二月將末三月之初理在必克但自此月一日已來霖雨連併可謂天違人願然王者行師舉動不易不可以少致睽淹便生異議臣亦諦思若入三月已後天晴地燥憑陵是常如其連雨仍接不得進攻者臣已更高邵陽之橋防其汎突意外洪長慮其破橋臣亦部分造船復于鍾離城隨水狹處營造浮橋至三月中旬橋必克成晴則攻騰雨則圍守水陸二圖以得爲限實願朝廷特開遠略少復賜寬假以日月無使爲山之功中途而廢 魏書南安王楨附傳

奏請遣使就郡校練學生

謹案學令諸州郡學生三年一校所通經數因正使列之然後遣使就郡練考臣伏惟聖明崇道顯成均之風蘊義光膠序之美是以太學之館久置于下國四門之教方構于京瀍計習訓淹年聽受累紀然僞造之流應問于魏闕不革之輩宜返于齊民使就郡

緣成羨其於毆、頃召皇都遷構、江揚未一、故鄉校之訓、弗遑正試、致使薰蕕之質、均誨學庭、蘭蕭之體、等教文肆、今外宰京官、銓考向訖、求遣四門博士明通五經者、道別校練、依令黜陟、魏書南安王楨附傳

中山王熙

熙字真興、英子、延昌二年襲封、累遷兼將作大匠、拜太常少卿、給事黃門侍郎、轉光祿勳、除平西將軍東秦州刺史、進號安西將軍祕書監、尋授相州刺史、正光元年七月之官、八月起兵、
討元乂、見殺、靈太后反政、贈太尉冀州刺史、謚曰文莊王、

舉兵上表討元乂

臣聞安危無常、時有休否、臣早屬休明、既逢多難、自皇基緜茂、九葉承光、高祖世宗、徽明相襲、皇太后聖敬自天、德同馬鄧、至尊神叡纂御、神鑒燭遠、四海晏如、八表歸化、而領軍將軍元乂、寵藉外親、叨榮左右、豺狼為心、飽便反噬、遂使二宮阻隔、溫凊闕禮、又太

傅淸河王懌被屠害致使忠臣烈士喪氣闕庭親賢宗戚憤恨內外妄指鹿馬孰能踰之王莽權逼方此非譬臣俯瞻雲闕泣血而生旦細草不除將爲爛漫況又悖逆如此孰可忍之臣忝籍枝萼思盡力命碎首屠肝甘之若薺今輒起義兵貫甲八萬大徒旣進文武爭先與幷州刺史城陽王徽恆州刺史廣陽王淵徐州刺史齊王蕭寶夤等同日今月十四日俱發庶仰憑祖宗之靈俯罄義夫之命埽蕩凶醜更淸京邑臣親總三軍星邁赴難置兵溫城伏聽天旨王公宰輔或世著忠烈或宿佩恩顧如能同力翦除元乂使太后至尊忻然奉對者臣卽解甲散兵赴謝朝闕臣雖才乖昔人位居藩屏豈容坐觀姦醜虛受榮祿哉 魏書南安王楨附傳

將死與知故書

吾與弟並蒙皇太后知遇兄據大州弟則入侍殷勤言色恩同慈母今皇太后見廢北宮太傅淸河王橫受屠酷主上幼年獨在前

殿君親如此無以自安故率兵民建大義于天下但智力淺短旋見囚執上慙朝廷下愧相知本以名義干心不得不爾流腸碎首復何言哉昔李斯憶上蔡黃犬陸機想華亭鶴唳豈不以恍惚無際一去不還者乎今欲對秋月臨春風藉芳草蔭花樹廣召名勝賦詩洛濱其可得乎凡百君子各敬爾宜爲國爲身善勖名節立功立事爲身而已吾何言哉魏書南安王楨附傳

城陽王徽

徽字顯順晃曾孫正始末襲父鸞爵城陽王除游擊將軍出爲河內太守徽拜長兼散騎常侍孝明即位除後將軍并州刺史加安北將軍後拜安西將軍秦州刺史改授輔國將軍加度支尚書進號鎮軍將軍兼吏部尚書加侍中征東將軍還衛將軍右光祿大夫拜尚書左僕射轉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解侍中尋除尚書令孝莊即位拜司州牧進司徒除侍中大司馬太尉進

太保仍大司馬宗師錄尚書事尒朱兆之難出奔爲故吏寇彌所害孝武即位贈太師諡曰文獻

上孝莊帝啟辭官封

河上之功將士之力求回所封加諸勳義（魏書城陽王長壽附傳）

東平王翰

翰太武帝第三子太平眞君三年封秦王拜侍中中軍大將軍參典都曹事後鎮枹罕改封東平王及太武崩爲中常侍矯太后令所殺

人日登壽張安仁山銘

正月七日厥日惟人策我良駟陟彼安仁（御覽三十）

臨淮王彧

彧字文若本名亮字仕明太武子臨淮王譚之孫宣武時拜前軍將軍中書侍郎除給事黃門侍郎襲封臨淮王長兼御史中

尉累遷侍中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兼尚書左僕射攝選孝明末
爲東道行臺尋除梁孝莊即位歸爲尚書令大司馬兼錄尚書
進司徒爲尒朱兆所害孝武即位贈太師太尉雍州刺史

諫孝莊帝以高祖爲伯考表

漢祖創業香街有太上之廟光武中興南頓立舂陵之寢元帝之于光武疏爲絕服猶尚身奉子道入繼大宗高祖之于聖躬親實猶子陛下既纂洪緒豈宜加伯考之名且漢宣之繼孝昭斯乃上後叔祖豈忘宗承考妣蓋以大義斯奪及金德將興宣王受寄自茲而降世秉威權景王意存毀冕文王心規裂冠雖祭則魏主而權歸晉室昆之與季實傾曹氏且子元宣王冢胤文王成其大業故晉武繼文祖宣景王有伯考之稱以今類古恐或非儔又臣子一例義彰舊典禘祫失序著譏前經高祖德溢寰中道超無外肅祖雖勳格宇宙猶曾奉贄稱臣穆皇后稟德坤元復將配享乾位

此乃君臣並筵、嫂叔同室、歷觀墳籍、未有其事。魏書臨淮王譚附傳淮濟追崇武宣王為文穆皇帝廟號肅祖將遷神主于太廟以高祖為伯考或表諫

又表

爰自中古、迄于下葉、崇尚君親、褒明功懿、乃有皇號、終無帝名。今若去帝、直留皇名、求之古義、少有依準。魏書臨淮王譚附傳

奏言宋遊道事狀

臣忝冠百寮、遂使一郎攘袂高聲、肆言頓挫、乞解尚書令。北齊書宋遊道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十八終